

FENGHUANG IMAGE
一种历史地段城市设计的构形方法

凤凰·印象

张楠
卢健松
夏伟
香港科讯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香港科讯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湾仔骆克道171-173号金威商业大厦18楼A座)
图书策划	杨昌盛
责任编辑	袁浪
主 编	张楠 卢健松 夏伟
责任校对	苏蓝蓝
印 刷	香港精一印刷有限公司 0755-26212219
开 本	200毫米×210毫米
印 张	7
字 数	30千字
版 次	2005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2000册
书 号	ISBN-988-97883-9-X
定 价	68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香港科讯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湾仔骆克道171-173号金威商业大厦18楼A座

电话：852-25200663

E-Mail:tang-art@126.com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录

上篇：设计·思考

第一章	理论思考	10
第二章	继续探讨	16
第三章	论设计方法	20

中篇：设计·手记

第一章	调研	26
第二章	细部概述	27
第三章	设计开始	27
第四章	总结和展望	36

下篇：凤凰·印象

第一章	湘音·乡音——方言的学习	40
第二章	乡音·湘音——方言的表述	66
第三章	方案——和乡亲们的交谈	88

序

依稀记得二十多年以前李再琛先生给我们讲授的关于“乡土主义”的课程，那是关于重庆瓷器口茶室的一个课题设计。李先生在系统地介绍了亚历山大的《模式语言》、符号学、和现代主义的一些设计方法以后，要求我们调研重庆瓷器口的建筑形态特征以及市民生活的形态特征。通过几周的时间提取“Pattern”，然后再用所提取的Pattern来进行茶室的设计创作。我做得很认真，也很有激情。作业被评为“优留”。也许是这一情绪，在接受凤凰这一项目的时候，希望能沿着一些想法探索一些问题。

基地内是一些显得有些简陋的现代建筑。虽然与古城景观很不协调，但作为一般游客来说，虽然花上了几千元的车船费，但来到这里早已被凤凰的景色迷住，似乎没有谁对此进行过分的挑剔。但要建设一个完整的、完美的凤凰，古城确实需要改造、完善。

于是，我们用习惯的“整旧为旧”“模仿为主”的思路进行试作，开始按照开发商的要求进行规划指标上的确认，探索是充满趣味的，但马上我们就碰到了很多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

首先是交通组织和外部空间特征的构成问题。尽管基地除消防车通道以外，全部步行，似乎没有很复杂的机动车要求。但旅游线路的组织，实际上是一个与整个古城相结合的整体问题，远比想象中的复杂。更难的是外部空间的特色的形成，凤凰主街不多，从总图上来看并没有十分明显的外部空间特色。但你一旦身临古城，你会感到其浓厚的市民生活气息，丰富的竖向空间变化，以及变幻的自然景物和富有特色的民居群体形态特征。如何表现，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其次是基地的复杂边缘形态。基地边缘形态变化多，导致了基地整体空间形态确定的难度，加上文庙的保护和兵备道的恢复，又给基地整体空间形态的形成造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形态如何构筑并与环境融为一体，是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

其三是布局问题，开发商对商铺的要求，将会有将其变为“大市场”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我们要在兼顾开发商利益的基础上探索新的商业模式，用建

筑为开发者提供更多的商业运作的可能平台。

其四是风格问题，大量新建的标准化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很难表现出古城变化多彩的建筑风格特色。而任意变化的随机形态不但对开发商和建设单位来说，存在着建设过程中的复杂性，而且以应对开发需要为主的，变化多端的形态对完整的古城来说，无疑又是一项极大挑战。

带着很多的疑虑，我们重新审视这一项目，这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恢复项目，它需要我们的细心阅读，深入的理解和执着的探索。

我们追求古城凤凰深层次的语汇的延续性。

我们希望陈述古城凤凰的历史演变过程。

我们强烈地追求保护古城的“原肌理”特征。

我们探求凤凰人的生存心态和生活物质特征。

我们试图造一个富有“活力”的古城新历史地段。

我们希望能展示一个古城未讲完的“故事”，这是一个现代人对古城凤凰的一段情感。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邂逅了很多的惊喜。很多不经意的发现，对于历史地段的城市设计有很大的启发。我们将这些惊喜与发现付诸笔端，但愿能为我国城市设计的研究工作添上一片小瓦。

在此，十分感谢所有职能部门、专家和发展商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感谢中南大学宋盈女士及其他老师同学开展的专题调研工作，感谢湖南千府城市设计公司总建筑师蔡永东先生、建筑师王峰先生、留学生 alex e 以及所有曾经参与和关注本项目的同事和朋友们。

以此纪念已故的、尊敬的李再琛先生。

张楠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日晨二时岳麓山下长乐斋

设计 · 思考

源起

《凤凰·印象》是我们在湘西古镇凤凰所面对的旧城改造课题。在这样的一个题目下,我们试图从城市设计的角度去思考古城改造、旧城保护的相关问题。

凤凰,是一个精致的湘西小城,是大文学家沈从文,中国第一位民国总理熊熙龄,画家黄永玉等人的故乡。小城有着浓郁的文化气息与人文底蕴。正如在沈从文先生笔下所描述的那样,小城空间格局优美,四面环山,沱江穿城而过。古城原本是为屯兵而造的兵城,但经过数个世纪的演化,城内的建筑与一般的湘西小镇并无太多区别。清澈的江水,弯弯曲曲的石板路,层层叠叠的风火墙给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凤凰民房的山墙多高过屋顶和屋脊,起防火作用,称风火墙。”^[1]这是沈从文先生的描述。

我们的基地位于凤凰古城最核心的地带,原本为县委大院,凤凰一中等单位所占据,教学楼、办公楼、五六层的居民楼与上个世纪建造的教堂、文庙混杂在一起。由于尺度、肌理与古城其他区域的肌理格格不入,这片区域的景观显得十分的不和谐,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城形象。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这样不和谐的景观应该被改造。为了进一步保护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区域迫切需要更新。

改造面临的问题十分微妙。在凤凰最核心、最敏感的区域里进行改造规划,我们戏称为“心脏上的外科手术”。这个手术完成得不好,不仅仅解决不了凤凰原有的城市问题,反而为凤凰增加新的伤疤;但最完美的修复,也并非创造新的、夺目的城市景观,而只是让这段不适当的建设留下的伤疤,自然的愈合。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首先应当思考的,不是凤凰的肌理是什么,而是为什么会形成目前的肌理。也就是说,首先要探讨的是凤凰古城肌理的生成机制,不能仅仅依靠自己的思考去解决凤凰的问题。要想让凤凰城中心这一大块疤痕愈合得宛若天成,了无痕迹,我们必须找到旧城原有的生成法则——凤凰自己的“空间文脉”。^[2]我们所能做的工作,我想,并不是依靠已经存在的设计理论与设计方法去设计一片新的,或者“仿佛是旧的”街区,去填充这片被损害的区域。我们的工作,是发现在这片土地上城市自然的生长与演变机制,然后,将这些规律应用在这片区域上,催化城市的生长,在短的时间内,快速培植出缺失的城市。

第一章：理论思考

一、先验理论缺失

然而,现代城市设计百余年来,并不存在什么先验的设计理论可以直接取用。对于实践而言,永远不存在可以直接套用的、完美的理论与方法。”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解决中国目前的城市设计实践中的问题,解决中国目前城市历史地段的设计问题,得”全靠我们自己。”^[3]

[1]、沈从文,《凤凰集:沈从文别集》,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2]、详见后文:《空间的文脉》

[3]、《国际歌》歌词

1898年,英国的社会学家霍华德就提出了著名的“田园城市”的构想。如果说这个以同心圆为基本形式的伟大梦想标志现代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发轫,那么城市设计发展的历史足有百余年。虽然不可以奢望直接从前人的智慧中取用解决问题的方法,但百年来的城市设计思想的发展历程,却是我们思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的基石。前贤先哲们在各自历史文化背景下对各自城市问题的思索,那些闪光的智慧点,那些充满哲理的只言片语,都为我们今天探索新的城市设计思路提供了最好的钥匙。

二、沙里宁(E·Saarinen)的城市观点

我们最初观念里已经认为,对于城市的设计并不应该仅仅从静止的角度去探讨。城市的生长,有其自身的规律。我们在凤凰的城市设计工作,一直在试图探讨支配城市发展的规律。那些有关城市的具有普遍性的、宏观性的规律,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已经广为探讨。今天,我们应该就具体的城市来分析城市具体的存在规律。仅仅将这些独到规律解释为城市的特色还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从历时性的角度,去发掘所谓的城市特色的形成规律。

美国著名建筑师、规划师沙里宁(E·Saarinen)在他1943年出版的著作《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中,就曾经含混的指出过,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在书中,他提出“城镇建筑——利用城市设计的过程,是要使城市社区得到有机的秩序,并且,在这些社区发展时使有机秩序保持其生机,这种过程基本上同自然界任何活的有机体的生长过程相似。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依照对一般的有机生命的原则进行研究”。^[4]在他看来,城市好像一颗树——“构成树木的细胞都按照其内在的力量不断生长,都具有自己的特征,并且都能组成不同树种特有的象征性图形。它们不同的组织方式就表现为不同的树种以及大自然中千差万别的植物群落。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某种协调一致,致使无数细胞千姿百态地形成某个品种树木的同时,千百株这个品种的树木又由于谜一样的趋于一致性而形成了和谐统一的森林。这样也就形成有机秩序——宇宙结构的真正原则。”这样的观点尽管有其自身不全面的地方,但对于在城市设计中单纯解决一些形态方面的问题还是极具启发性。城市大规模建设的过程里,如何保证同一性又富于变化,也仍然是我们不断深思的问题。沙里宁的论述里,已经思考到了植物的种群、种群中的微差以及变化等问题,但没有作进一步的深入思考。沙里宁以“谜一样的趋于一致性”含混的概括了这样的现象的生成过程,并没有继续探讨这个谜团背后的原因。沙里宁在这里留下的问题,给我们今天思考城市设计问题留下的很大空间。在本文的后续部分将深入探讨这一观点。

除去“有机生命体”的观点,沙里宁观念中的另一个颇富启发性的重点在于对建筑的重视。沙里宁关于城市的观点,很多是从建筑的角度来思考,这样的出发点,也许是由于沙里宁所处的时代,也可能部分由于他自身的身份。但这样的观点,在一个不断重复“空间”的重要性,而逐渐忽略实

[4] 沙里宁,《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顾启源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

体在城市设计中作用的年代,显得尤为珍贵。对建筑实体的思考,我们与沙里宁的出发点不完全相同,但读到沙里宁的观点,许多方面深受启发。思考的基点不同,但不妨碍结论的可同之处,殊途同归,倍感亲切。

在理论上,沙里宁十分推崇卡米洛·西特,循着他的思路,在西特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沙里宁提出了他的城市设计理论,他要求把物质环境设计放到社会、经济、文化、技术和自然条件等各个方面中加以考虑,以创造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良好环境。沙里宁把城市设计的问题归结到恢复建筑秩序上,在他看来,“城市设计基本上是一个建筑问题”。他所持有的从建筑看城市的观点,表明了他独特的城市思维方法。在这里,城市、建筑共同依赖的要素是空间。“建筑是寓于空间中的空间艺术”(Architecture is Art of Space in Space);“规划是城市空间的艺术”(The Planning is Art of Urban Space)。他甚至不愿意用“规划”这个词,而将他的规划理论称之为“动态设计”(Dynamic Design)。沙里宁作为建筑师,思考的重点还是以城市的视角来看待建筑,“每一幢房屋都必然是其所在物质及精神环境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应按这样的认识来研究和设计房屋。”但在这些观点的表述中,我们可以领会如何从实体的角度如何深度认识空间,而不是单纯的从空间入手分析空间。

三、“新陈代谢”派的东方性思维

将城市、建筑都视为有机体这样的观点,在“新陈代谢”派的思想里,得到进一步的深入阐释。与西方的理论研究不同,东方人的观念习惯以一种生生不息的变化观念来理解这个世界,同时也理解城市与建筑的问题。在我们研读凤凰的城市面貌时,也一直不愿停留在对凤凰静态的认识上。凤凰,仅仅在最近十年,城市面貌也有很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有时候对凤凰的历史面貌具有一定负面的影响,但幸运的是,这样的变化最终又回归到城市应该存在的发展轨道上去了。现在,对我们认识凤凰有启发的是,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尚且发生过如此多、如此生动有趣的变化,那么,我们在认识凤凰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又怎么能只研究今天业已形成的基本面貌,而不去探究面貌形成的动因以及变化的过程呢?对于凤凰,如果以一种变化的眼光来看待的话,又会有新的困惑暴露出来。对于历史的沉积,尤其近五十年来沉积,哪些是可以遗留下来,成为凤凰历史变迁中的坐标,成为记忆的见证,哪些是冗余的,应该在发展的过程中以淘汰,在变化中被去除呢?若没有普遍的衡量标准,标准本身也是流变的,那么怎样的设计策略能应变这样变化的标准呢?我们又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变化本身,以及在变化之下,所存留或是新建造的城市要素呢?我们又怎样以一种具有前瞻性的、超前性的思想方法,让我们今天的建设变得更加有意义呢?什么才是在凤凰或是诸如此类的历史街区中应当具有的、能够面对今后发展的“强烈的生命和生命形式”呢?

启发,引发更多的思索。对于凤凰,思索比图纸更有力。

在1960年,黑川纪章、桢文彦(Maki Fumihiko)、菊竹清训等人在东京的一次国际设计会议上提

出了“新陈代谢”的理论模型,主张把现代城市和建筑从机械的几何学中解放出来,从对现代技术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现代城市和建筑应具有新陈代谢的功能和特点。他们的某些思想受到了Team 10强调流动与变化的影响,丹下健三的理论与实践也对新陈代谢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新陈代谢派的观念,根基于60年代飞速发展的日本经济,很多观念过于乐观,是建筑学界不羁的狂想,大部分缺乏可实施性,但其中蕴含的东方式的哲学思考对中国的城市设计很有启发。他们观点主要有:

面对机器时代挑战的强烈的生命和生命形式。

复苏现代建筑中被丢失或被忽略的要素,如历史传统,地方风格和场所性质等。

不仅强调整体性,而且强调部分、子系统和亚文化的存在与自主。

文化的识别性和地域特性未必是可见的。正如人体的信息通过脱氧核糖核酸传递给后代一样,传统,因其不可见的哲学,生活方式和审美代码而受到重视,这展示了有可能通过最先进的当代技术和材料表现地域的可识别性。

新陈代谢建筑的暂时性。用佛教的“无常”观念代替西方审美思想的普通性和永恒。

将建筑和城市看作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开放的系统,就像有生命的组织一样。

历时性: 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共生。

共时性: 不同文化的共生。

神圣领域,中间领域,模糊性和不定性,这些都是生命的特点。

作为信息时代的新陈代谢建筑,因隐形的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学提供了建筑的表现方式。

重视关系胜过重视实体本身。

对我们今天思考中国的城市设计而言,这样的思考弥足珍贵。掀开其前卫思想的外表,我们可以窥探其东方主义的内核。对于自身传统的继承,新陈代谢派的思想没有强调具体的、静态的物的价值,而是诉求于文化自身生命力。这样生长着、开放着的思想,对于城市设计的具体案例而言,很有启发价值。对于历史地段、传统街区的城市设计,它提供了一种有别于简单的、以保护为主的城市设计策略之外的新方法;对于一般的住宅区建设或综合开发的项目而言^[5],它又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找回民族的、地域的自身价值的方法。

对于我们的地段本身,“新陈代谢”的有关理论,对于我们先前的一些困惑与思路也大有裨益。对于地段本身的理解,“新陈代谢”式的思考能够解除部分疑惑,增加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的信心。对于凤凰中心区,这一地块本身,文化即成“共时”的状态。不同的文化模式,在这样一块小小的土地上,以非常和谐的方式并存着。尽管有历史上的血雨腥风,但今天,苗民和汉民,在这个边远小镇宁静的共处。尽管生活习俗,语言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两个民族在这里仍然能够水乳般的交

[5] 此处分类借鉴哈德·雪瓦尼(H. Shirvani)《城市设计过程》中的分类方法

融。不仅仅地方性的文化要素可以在小小的山城并存,更遥远的外来思想文化也能在这里找到生存的土壤。凤凰,弹丸之地的小山城,居然在城市的最核心地带,同时拥有一座文庙与一座教堂。教堂距离文庙大成殿不足百米之距。教堂的材料,已经是当地朴素的青砖,但屋顶的坡度,尤其半圆形拱券的窗户,还是标志着外来文化的特色。这样的文化上的共生现象,反映山城的开放性,同时承载了凤凰发展的历史,也带给我们很多思想上的启发。保护一座古城,不单是维护它的旧貌,而应该找到它应当有的,相对正确的发展轨道。

然而很多东西,无法也没有必要去细细分辨其存在的意义。某些城市要素的存在,其意义究竟在于其历时性,还是其共时性不能被清晰的识别。基地内的老县委办公楼,在证明历史变迁上有一定的意义,在城市格局的建构上也有其特定的作用,在很多方面都有价值,我们主张保留。这幢五十年前修建的县政府办公楼,两层,青砖砌就,安静含蓄。这样的小楼,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认识,并没有多少价值。在城市肌理上来讲,与现存的教堂、文庙,甚至与街巷也没有太大的关联。对于很多人,包括当地的建设者与主管部门,都力主在这次改造规划中将它抹煞。但我们认为,从历史与现在共生的意义上,无论如何应该保留这栋建筑。尽管从文物建筑本身的角度,它毫无价值,但这样的小楼可以见证城市历史的脉络,从个体的角度,它或许平凡,但对于城市,它有特殊的意义。况且,在反复的推敲研究后,我们发现,从大的山形水系的角度上,它的朝向并非无理。相反的,这幢小楼很好的照应了周边的地形地貌。这栋建筑对我们认知城市的历史与形式都有极大的作用,不应该被拆除。

对于新建的地段,无论形式与形制上多么接近原有的范式,它仍然不可能完全具备历史感。尽管在形式上具有强烈的生命力,但从历史感的认同上,还需要时日。我们强化场地的历史感,一方面依靠对教堂、文庙大成殿、县政府办公楼这样的具有公共意义建筑的保留,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对未来与现在共生问题的思考。我们认为,在基地里,除了按照凤凰城市的肌理与肌理的生成法则恢复具有历史感的街区,另一方面还可以建造超越时代的建筑物。这样的建筑物,具有本土建筑的一般意识,但在某些方面应当具有未来感。以局部的、少量的、隐秘的、未来的建筑形式,提供面向未来的城市要素。由于这样要素的存在,印证了其他要素存在的历时性,反衬了其他要素的历史感。如此,通过对历史、现在以及未来的城市要素的并存,凸现了时间这一设计元素,使得场地获得时间上的存在深度。

对于基因的理解,我们认为“新陈代谢”的某些观点提供了研究的起点。在他们的建筑作品中,基因的观点被物化为可以不断重复与拼接的单元。如此产生了像抽屉一样的建筑。但是,对于城市而言,基因的概念运用要灵活得多。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建筑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对于每栋建筑而言,我们还可以继续深入的探讨基因存在与运作的具体方式。当我们面对城市时,我们更能以

“全息”的生命视角来探讨各个要素在时间以及空间深度上的问题,思考凤凰这样的山城,在过去未来,在城市或单体各个具体的物质层面上的问题。

四、芦原义信(Ashihara Yoshinobu)的城市空间观念

历史文化名城的空间,最富于特色的是它的街巷空间。曲折的街巷,不可预期的小型开放空间,给人一个又一个的惊喜。城市设计者们,将工作的重点放在街巷的设计上。但对于街巷的理解,我们认为不能脱离对围合街巷空间的建筑实体的思考。在芦原义信的观念里,在他这样东方人的思想中,道路空间和围合这样空间的实体有微妙的转换关系。“阴”与“阳”是可以相生相克,互为转换,是可以“易”的。

1975年,芦原义信出版了著名的《外部空间设计》。芦原义信在《外部空间设计》一书中,总结并融合了世界上的空间分析理论,旁征博引各家之说,并运用自己设计的若干案例,提出了“空间秩序”、“逆空间”、“积极空间与消极空间”和“加法空间与减法空间”等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概念。作为来自东方的学者,芦原义信的思想对思考东方的城市设计问题更具启发性。芦原义信在其名著《隐藏的秩序——东京走过二十世纪》序言中指出:“在日本的城市中,局部是洗练的,在胡乱布置的后面有一种隐藏的秩序使得它们适合于人们居住。”但他没有具体分析这种隐藏的秩序究竟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具体影响建筑与城市的生成的。但这种“隐藏的秩序”在东方传统的城市空间里的确存在,东方的城市空间受到不同于西方城市空间的规律的支撑。西方的城市空间结构至少在两方面与东方的城市不同,其一是公共设施多设在城市的中心部,具有公共空间作用的是广场,而东方有着截然不同的城市中心:印度古代理想城市的中心是一棵菩提树,而中国古代城市的中心则多是衙署、鼓楼,均不是直接与市民生活紧密相连的城市核心。日本的古代城市也是如此,市中心是城主的住宅,市民都住在城堡四周。其二是道路空间结构,即“路”和沿路两侧建筑的空间关系不一样。在东方城市中街道承担着商业活动,信息交换,人际交往等多种生活功能。到了节日,游行的人群也巡回在街道上,而“街头说法”、“街头叫卖”、“街头表演”和“街谈巷议”等用语,都说明了是街道把人们的生活与城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西方欧洲的城市,则是靠广场上的聚会,将市民生活与城市联结在一起的,广场是提高城市意识的媒介空间。^[6]

[6]、观点部分参考黑川纪章的城市设计观念

我们在凤凰的设计研究中,发现对于中国传统的城市空间而言,街道虽然是富有活力的场所,但它的活力来自不可琢磨的可变性,利用现代城市设计的理念,我们没有方法很快把握这种变化莫测的空间。倘若我们利用随机性的理论与方法去琢磨这样的空间,又似乎小题大作。但如果以实体与空间转换的基本观点来思考这些问题,却很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关于空间与实体关系的思考,我们在下一章中专门论述,这里不再深入探讨。但芦原义信的思维方式给人很大启发。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对于“隐藏的秩序”的思考。在前人的观念里,很多次提及了有关城市发展的规律性